

樂府詩

第五輯

吳相洲
主編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本书得到“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拔尖创新人才”项目经费和 211 工程建设经费支持

乐府学

第五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吴相洲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乐府学. 第5辑 / 吴相洲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77-3469-0

I. ①乐… II. ①吴… III. ①乐府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6155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20×980 1/16 开本

印 张: 20.875 1 插页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编 委 会

主 任：葛晓音 赵敏俐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朝戈金 陈铁民 崔 宪 范子烨

葛晓音 李昌集 刘崇德 彭庆生

钱志熙 陶 敏 吴相洲 姚小鸥

赵伯陶 赵敏俐 郑祖襄

主 编：吴相洲

执行编辑：张 煜 雷乔英 马 婧 陈利辉

目
录

王运熙先生关于乐府学研究的信函·····	1
傅璇琮先生在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
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5
[音乐考察]	
论沈约的“乐学”·····	胡大雷\8
关于《阳关三叠》的“三叠”演唱形式·····	刘 刚\26
仙风道骨与琴韵诗心——对唐琴“九霄环佩”的文化解读·····	范子烨\36
[体制探源]	
李龟年非梨园弟子辩	
——作为盛唐后期宫廷音乐向民间开放的一个视角·····	柏红秀\53
唐梨园弟子考辩·····	左汉林\67
[文献考订]	
汉铙歌六首清人注疏考证·····	张树国\82
汉乐府和汉画像石中牛郎织女及董永神话传说通考·····	黄震云\107
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辑背景与刊刻及校理·····	孙尚勇\112

[名篇论丛]

- 再论汉武帝《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 王淑梅 于盛庭\130
- 《梅花落》研究(上)…………… 王美凤\137
- “清平调”与《清平调》…………… 李健正\154
- 跨越疆界——杜甫前后《出塞》所开启的创作视域…………… 廖美玉\181

[文学研究]

- 武则天郊庙歌辞的政治观察…………… 李宝玲\208
- 元结乐府的“比兴体制”及其对新乐府的意义
——从《春陵行》及相关政论文谈起…………… 邓 芳\221
- 文人拟写乐府诗失误述略…………… 王立增\238
- “歌诗”：中国传统诗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苗 菁\245

[唐后乐府]

-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宋祁为个案… 杨晓霭\258
- 周巽新乐府研究…………… 张 煜\272
- 明代古乐府诗的音乐性问题…………… 颜庆余\284

[成果介绍]

- 《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简介…………… 曾智安\299

[文献索引]

- 唐代乐府诗研究论著索引(下)…………… 梁海燕\303
- 英文目录…………… 326

王运熙先生关于乐府学研究的信函

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

相洲同志：

惠赠《乐府学》四辑，已于前几天收到，十分感谢。

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论文、论著颇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园地的一大热点。但其中繁多的还是五七言古近体诗与词，钻研乐府诗的却是颇少，显得冷落。贵刊的出版，填补了空缺，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贵刊分量较大，栏目亦多，每辑能容纳不少课题不同分量又较厚重的作品，这对于开拓乐府诗的研究领域，引起读者关注乐府研究的各种问题，均具有很好的作用。

祝贵刊不断取得新成绩！

顺颂
撰祺

王运熙

2009年8月27日

傅璇琮先生在第二届乐府与歌诗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很有幸参加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两次我也参加了。我觉得这几年来，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的乐府与诗歌学术研讨会的成果非常好。这次会议不仅印发了论文集，还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我觉得这次会议一定会开得很成功。在此，我代表我个人、唐代文学学会，以及在座的各位学者，热烈祝贺这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借此机会我想提两个建议：我在上次会议中曾经提过建立乐府学会的建议。中国古代文学这二三十年来已经有好几次专题性的学术会议了。以朝代为学会的有唐代文学学会、宋代文学学会、明代文学学会等；还有以作家为学会的，比如李白学会、杜甫学会等；还有以作品为学会的，比如《文心雕龙》、《文选》、《红楼梦》等。但我觉得乐府诗学会更有特色。根据现在的史料，乐府诗从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清一直都有。从诗体的角度来说，很少有诗歌在朝代、时间上这么长，范围这么广的。同时，乐府不仅是诗，而且与音乐、舞蹈等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乐府诗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而言是很有特色的学科建设。所以，这次会议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正式成立乐府学会的事宜。这个学会成立以后更可以推进乐府与歌诗的研究。

第二，我想提供这样一则信息。我在十天前，见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份文件，他们正在做这样一个规划：“2010—2020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即在十年之内，做国家一级的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可以申报，一类是专家个人可以申报。用十年的时间做这样一个项目，一则可以作为国家级的项目，二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可以提供额定较大的经费支助。我曾经向吴相洲先生提过建议：

除了乐府诗的研究以外，对于乐府诗的基本文献也可以整理。譬如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100卷，约5000首诗，虽然有宋刻本，元明清刻本，而50年代以来也有点校本，但并不是很全，而且有些工作做得并不是很仔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乐府诗集》重新点校、重新做注、重新笺证，这是乐府研究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唐宋以后，《乐府诗集》之外的乐府诗做一个“乐府诗集续编”。此外，还可以把那些不管传唱与否的乐府诗做一个史料的目录、提要。所以，我提议在乐府诗的研究以外，做一下基本史书的整理工作，这也是乐府研究的基础。这里，我建议我们可以向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申报，作为我们十年之内的一个国家级出版重点项目。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乐府学会的一项工程。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建议，各位学者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申报。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两点：一是提议成立乐府学会，一是把乐府方面的基本材料、史书经过整理，向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申报重点项目。这两点供大家讨论。

二、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很有收获，特别是刚才听完吕正惠等几位教授对讨论情况的总结。从这三个小组的讨论，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在编制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第一组主要是唐以前的，第二组主要是隋唐五代的，第三组主要是宋元明清的。这次会议名称是乐府与歌诗，其选题范围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乐府学能有如此大的研究范围，在古典文学研究上是很少的。比如唐代就是唐代文学，宋代就是宋代文学，远没有这么宽的范围。这确实是我们乐府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同时，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除了老一辈学者之外，很大一部分是中青年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博士毕业后的高校教师。这是乐府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前提。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我们唐代文学学会，除了前辈学者以外，我们唐代文学研究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很大的进展呢，就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硕士生、博士生提供了不少学术成果。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议，提供了这么多的学术成果，让我们对乐府学的进一步发展前进充满了信心。

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曾智安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50091)

2009年8月25日至28日,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相洲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致开幕辞。清华大学古籍研究中心傅璇琮先生、台湾大学中文系何寄澎教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李健正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姚小鸥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施议对教授、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廖美玉教授先后致辞。闭幕式上, 吴相洲教授、赵敏俐教授分别为本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和闭幕致辞。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4篇。其中有关乐府研究的33篇, 歌诗及其他方面(徐建顺《吟诵的规则初探》、王培友《黄庭坚的理学品格及其认识价值》等)的研究11篇, 涉及乐府文献、音乐机制、发生背景、传播方式、乐人事迹、名曲名家、歌诗体式、音乐与诗歌的关系等各个层面。总的来看, 对乐府文献(孙尚勇《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辑背景与刊刻及校理》、王淑梅《〈乐府诗集〉“本辞”索解》、向回《〈乐府诗集〉解题研究》)、乐府制度(左汉林《唐代梨园乐官考论》、钟涛《南宋初鬻罢教坊与市井文艺的繁荣》、卫亚浩《北宋教坊的覆灭》)等基础性内容的考察是与会学者的关注重点。但与上届相比, 本次会议又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是研究的范围和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从范围上看, 本次会议对乐府与歌诗相关内容的探讨, 不仅突破了先秦——南宋的传统研究时段, 延伸到金、元、明、清时期(王辉斌《元好问与金代乐府诗》、张煜《万斯同〈明史〉新乐府研究》、韩丽霞《志锐竹枝词研究》), 而且研究的对象也由中国本土扩大到了古代越南地区(刘玉珺《刍议古代越南歌诗的流传》); 从领域上说, 在乐府文献、音乐、文

学研究之外,学者们的关注变得更为宽广。在乐府诗的断代综合研究(龙文玲《汉昭帝时期乐府研究——以〈盐铁论〉为中心考察》、王立增《论汉代诗歌的音乐传播》、王志清《萧梁宫廷音乐文化与乐府新声的创作》、柏红秀《李龟年非梨园弟子辩——作为盛唐后期宫廷音乐向民间开放的一个视角》、梁海燕《中唐乐府诗人尚俗思想之再思考》、杨晓霁《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宋祁为个案》)、诗人的综合研究(王颖《鲍照在乐府诗发展中的革新及与刘宋政治的关系》、雷乔英《李白乐府诗复变关系之再考察》)、乐器与文化的关系研究(范子焯《仙风道骨与琴韵诗心——对唐琴“九霄环佩”的文化解读》、李晓莲《简述历代文人的无弦琴情结》)、考古发现以及民俗与乐府诗的关系研究(黄震云《汉魏石刻中的丁兰和〈木兰诗〉的形成与写作时代新证》、刘航《“浣纱女”与“采莲人”——西施形象演变中的民俗文化因子》)、乐府学史研究(姚小鸥《关于〈巾舞歌辞〉研究的公案》、吴相洲《论元白对古乐府传统的颠覆》)等方面,学者们都取得了颇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第二是思考的深度、挖掘的程度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学者们对乐府与歌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自觉的宏观思考(苗菁《从历代“乐府”概念的指向看合乐诗歌系统的相对独立性》、施议对《声情与词情》、王昊《浅析乐府诗的音乐风格》。此外,姚小鸥、李昌集两位教授还分别就乐府诗研究层面的划分、音乐文学“文本化”等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学者对一些传统问题进行了更为周密的辩证思考,促使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如关于特定音乐的部类、曲调、曲题、主题、表演程式及相关术语的考证(赵敏俐《汉乐府相和诸调表演程式与相关术语讨论》、张树国《汉铙歌六首清人注疏考证》、王福利《“摩诃兜勒”曲名含义及其相关问题》、曾智安《“精列”与汉魏相和歌〈气出唱〉、〈精列〉及相关问题》、李骞《“相和”考》、李健正《“清平调”与〈清平调〉》、刘刚《关于〈阳关三叠〉的“三叠”演唱形式》),一些曲辞创作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廖美玉《跨越疆界——杜甫前后〈出塞〉所开启的创作视域》、李宝玲《武则天郊庙歌辞的政治观察》、韩宁《古意诗论——以唐前及唐代古意诗为例》)等,学者们都作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考察。

第三是研究队伍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近年来,乐府学蓬勃发展,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次会议上出现了两个突出现象:一是部

分在其他领域学有所成的学者从自身的学术视野出发观照乐府诗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给乐府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视角；二是青年学者几乎占到了与会代表的一半，并且表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他们提交的会议论文多是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些论文不仅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而且显示出非常良好的问题延伸意识，后劲十足。其中最年轻的白敏刚刚准备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其《乐府〈乌夜啼〉考》获得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另外，在本次会议上，由吴相洲教授主编的“乐府诗集系列研究丛书”适时出版，并由作者们分送给各位与会代表，集中展示了青年学者在乐府诗研究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除了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外，本次会议上还正式成立了中国乐府学会筹备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在学界同仁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中国乐府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会议的讨论和推荐，推举吴相洲教授任会长兼秘书长，赵敏俐、姚小鸥、李昌集三位教授为副会长，王运熙、傅璇琮、陶敏、李健正、葛晓音、何寄澎等先生为顾问。

从2002年第一次举办音乐与诗歌关系研讨会开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会议（第一届为“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研讨会”，2002年；第二届为“中国文学与音乐关系研讨会，2003年），极大地推动了乐府学研究的发展。此次会议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推进还是学术队伍的成长、学术机构的完善，都标志着乐府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论沈约的“乐学”

◇ 胡大雷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541004)

提 要: 沈约在“乐学”上的某些创制有: 礼、乐分述, 雅乐、俗乐分述, 重视“徒歌”, 注重载录历代作品及作品本事。沈约的乐府理论, 充分肯定“歌”的地位, 充分重视“歌”、“乐”的情感抒发作用即调节作用及娱情作用, 强调“歌”的当代性及“时事”性, 对“所务者声, 不先训以义”加以批评。在乐府诗创作上, 沈约引雅入俗、由“急”而“清”。沈约的贡献在于: 使“乐”独立于“礼”, 使“辞”独立于“曲”, 使现实独立于历史。

关键词: 乐学 乐府理论 乐府诗创作

沈约创作有很多乐府诗, 其《宋书·乐志》系统阐述乐府问题, 他处阐述乐府的言论也不少。此文一是探讨沈约“乐学”^①系统有哪些创制; 二是探讨沈约的“乐府”理论观念; 三是探讨沈约在雅、俗两种乐府诗创作上所开创的某些新风气。

一、沈约在“乐学”上的创制

所谓“乐学”, 是指对有关乐府方方面面的成系统的叙述,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 叙述有关“乐”的问题包括哪些方面以及对乐府作品如何进行整理性著录。就传统来说, 这应该是历代《乐志》的任务, 就是历代《乐志》如何撰录的问题。沈约的“乐学”, 主要体现在其所撰《宋书·乐志》中。沈约之前, 有《史记·乐书》与《汉书·礼乐志》。《史

^① 吴相洲称, 古有乐府之学, 并提出乐府学研究的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及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五个要素等。见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 《乐府学》第一辑, 第1-12页,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此处说沈约的“乐学”, 是指沈约所阐述的有关“乐”的问题包括哪些内容。

记·乐书》先述乐之“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及郑卫之曲兴起的情况，又述秦及汉高祖、汉武帝的乐事，都非常简短；以下则全录《礼记·乐记》全文，不涉汉代乐府情况；作品只录《太一之歌》、《郊祀天马歌》，且为节录。《汉书·礼乐志》的述乐部分，先述乐的作用及汉代以前的作乐情况，继述汉代作乐的情况，然后全录《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汉代其他乐府作品不载，所谓“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①也未录《汉书·艺文志》所称西汉乐府机关所采民间讴谣的歌辞。然后述“是时，郑声尤盛”^②的情况，列出汉哀帝时孔光、何武奏罢乐府人员四百余人，可见宫廷俗乐盛况。

《宋书·乐志》共四卷，第一卷述历代音乐，主要是郊庙乐及朝享乐之类雅乐，几句话带过先秦后，便述汉至宋的情况。接着述俗乐，先是述“徒歌”的兴起及至晋、宋以来的发展状况，又述杂舞曲，最后述八音乐器。后三卷著录乐章，前一卷录郊庙乐及朝享乐，有魏、晋、宋三代歌辞；中一卷录汉、魏相和歌辞，其中的清商三调歌辞，均注明解数；最后一卷录汉、魏、晋、宋的杂舞曲辞及鼓吹铙歌。

沈约作《宋书·乐志》是有的放矢的，这个“的”就是《汉书·礼乐志》。在《宋书·志序》中，沈约批评《汉书》所述是抄《乐记》，批评《后汉书》没有《乐志》，批评前代《乐志》不述“八音众器”，不述“讴谣之节”；又从理念上说道：“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那么撰作《乐志》就要历代都述，又说历代“乐府铙歌”应“先训以义”；总的来说，就是“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③以下具体述之。

其一，礼、乐分离的叙述。《汉书·礼乐志》称：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④

故《汉书》的《礼乐志》为“礼乐”合述，即在观念与实践上都有

① 班固《汉书》，第22卷，第10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班固《汉书》，第22卷，第10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沈约《宋书》，第11卷，第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班固《汉书》，第22卷，第10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乐”服务于“礼”的意思。《后汉书》只有《礼仪志》而无《乐志》，《宋书》则《礼志》、《乐志》两分，明显的意味就是，礼为礼，乐为乐，乐并非时时处处要依附于礼。

其二，明明白白的雅乐、俗乐分述。雅乐是朝廷制作时就“被之弦管”，《汉书·礼乐志》云：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悦）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①

其论“乐”之起源，先是有“先王之乐”，既而是“王者作乐”。而《宋书·乐志一》论俗乐，则称“始皆徒歌（歌），既而被之弦管”，^②雅乐、俗乐分述，于是，就有对“徒歌（歌）”历史的叙述：

昔有城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簏，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哥，始为北音。禹省南土，龠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龠山之阳，女乃作哥，始为南音。夏侯孔甲田于东阳莢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椽，斧破断其足。孔甲曰：“呜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哥，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哥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了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

① 班固《汉书》，第22卷，第10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沈约《宋书》，第19卷，第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拊舞，不能自禁，亡向之悲也。乃厚赂遗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①

所谓“徒哥（歌）”，即无乐器伴奏的歌。沈约此处讲的是“徒歌”的发展史，也是民歌的兴起及发展史，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叙述的，所谓“三变”云云，主要是文人诗歌发展史。

古代诗作入乐有三种途径，一是《宋书·乐志一》所称的“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徒歌不“被之管弦”是会很快消亡的，如《宋书·乐志三》载：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
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
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②

“但”与“徒”同义，都是“只”、“仅仅”的意思。二是依曲调填词，《宋书·乐志一》所称“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③三是先有文字再配曲，《汉书·礼乐志》所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④之类。此三种情况，《汉书·礼乐志》只阐述并载录先有文字再配曲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而未提及徒歌。

其三，著录作品注重历代并追溯“古辞”。我们平常说，《汉书·礼乐志》只录郊庙乐章，而《宋书·乐志》所录很注重民间作品，其著录“汉世街陌谣讴”，即《宋书·乐志三》所录“相和”中的注明为“古词”的作品，如：《江南可采莲》、《东光乎》、《鸡鸣高树颠》、《乌生八九子》、《平陵东》；所录“清调”注明为“古词”者：《上谒》；所录“大曲”注明为“古词”者：《东门》、《罗敷》、《西门》、《默默》、《白

① 沈约《宋书》，第19卷，第548—5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沈约《宋书》，第21卷，第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沈约《宋书》，第19卷，第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班固《汉书》，第22卷，第10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